

彼得·詹姆斯恐怖悬疑小说系列

彼得·詹姆斯是与斯蒂芬·金齐名的恐怖悬疑小说大师

——《纽约时报》

真相

ZHEN XIANG

(英)彼得·詹姆斯著

苏小双 孙绯 霍然 译

•群众出版社•



登录号	151611
分类号	I561.45
排次号	026

彼得·詹姆斯恐怖悬疑小说系列

真相

ZHEN XIANG

(英)彼得·詹姆斯著



石油大学 01549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相/(英)詹姆斯著;苏小双,孙绯,霍然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1.1

ISBN 7-5014-2374-1

I. 真… II. ①詹…②苏…③孙…④霍… III. 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5700 号

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0-1423 号

真相

(英)彼得·詹姆斯 著

译 者: 苏小双 孙 绯 霍 然

责任编辑: 张 萍 张 畔

封面设计: 紫微瑞星

责任印刷: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印 刷: 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二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

字 数: 375 千字

印 张: 16.375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2374-1/I·976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引 子

好莱坞纪念公墓，洛杉矶，1996年。

普尔马罗公墓在城市灯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明亮。公墓旁边闪现出三个黑影。本以为这时会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可事实却并非如此，一闪一闪的霓虹灯似乎在与他们作对。

这三个人中，一位拿着个提箱和一张传真复印件，一位打着手电，还有一位扛着两把铁锹。他们真不应该到这儿来，心中不由得有些发虚。他们想像的远非如此，但事已至此别无他法。拿提箱的那位要比他的同伙聪明得多，但他也深知计划的事总没有变化快，事事难料。

他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在这儿呆着就让他们害怕，想到要做的工作使他们变得更加毛骨悚然。最让他们害怕的是雇用他们做此项工作的老板。

其中两位并未见过这位老板，他们只听过他的一些故事，他们决不会对子女们说这些故事的。他们边走边想着那些故事，这使他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他们如同湍流中行舟，稍不留心，便舟毁人亡。

手电筒的灯光穿过黑暗照到了一块墓碑上，仿佛拂去了多年的尘埃。碑文依稀可见。这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死者，很久以

前就去世了。这不是他们所要找的那一个。穿过平地，越过树丛，他们来到了一个小坟堆前。

从碑文上看，又不是他们要找的。他们停下来，看看模糊的传真，环顾四周，看到了大理石方尖形墓碑，雕有玛瑙的小天使，用石灰岩制成的石板，斑岩坟墓，墓碑上雕有吊唁、引语及诗歌。可惜他们不是来欣赏诗歌的，况且在黑暗中也很难看清上面写的是什么。

“路线错了，你们这两个笨蛋。到下一排去看看，这不明摆着吗，你们没数到第三排，只数了两排。”

排数找对了，他们便很快地找到了那块墓地。墓地碑上刻有：

汉娜·凯瑟琳·罗斯威尔(1892~1993年)

最亲爱的妻子、最伟大的母亲

那人一字一句地对照碑文与传真。碑文字迹有些不清晰，读起来有些吃力。对照完一遍后又仔细地审视一下墓碑上面的字迹。他做事有条不紊，最后才点点头。

另外两个人小心翼翼地把草皮成块地铲下来，然后像卷地毯一样将它卷起，之后又接着挖。拿传真的那位给他们放哨，观察周围的风吹草动。晚上很暖和，土壤有些干燥，空气中夹杂着石灰和一碰即碎的尸骨的味道。

“砰”的一声，铁锹碰到了一块石头。拿锹人小声骂了一声，接着他停下来喝了点水。

他们干了三个小时，然后才把棺材盖打开。棺材是用黄檀木做的，到现在仍然保存完好。上面油漆的光泽还依稀可见。黄檀木是很好的木材，生长在热带雨林，这使棺木能长时期完好保存。

站在棺材盖上的那两个家伙把铁锹放在地上，然后站起来。

每人都套着一根带铁钩的尼龙绳，他们把铁钩挂在棺材的手上，随后从坟墓里爬出来，站起身。其中一个家伙舔了舔手上的水泡，用手帕将伤口包起来。

三个人齐动手，着实费一番力气才把棺材从墓中抬出来。棺材拖出来时，手上有伤的那个家伙一下坐到地上，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们又喝了点水，心惊胆战地四处窥视，看见一个野兔匆匆跑过，又消失在夜幕之中。

棺材出来了，心中自然不那么焦急了，退后了几步，看看棺材的铜把手，又相互看了看，每个人心中都在猜测尸体三年前会是什么样子。

他们把螺丝一个一个拧开，小心翼翼地装在兜里。他们迟疑了一会儿。挖墓的两个家伙抓住盖沿，想要打开它，但盖儿没动。他们又加把劲，“吱嘎”一声，棺材的一端露出了一道狭窄的小缝。

他们马上又松了手，退后几步。

“上帝呀，”手破了的那位喊道。

呛人的气味扑面而来。

他们对这种味道的“侵袭”毫无思想准备，棺材里面简直就像一个毒气发源地。

他们退后几步，毒气四处弥漫，拿手电的那位咽了一口唾液。他们又向后退。待气味散尽，他们才走回到棺材那儿。这次，他们有了思想准备，在打开棺材盖前，他们都深呼一口气。

里面的缎子被还保存得完好无损，白色的被面象征着死亡。老太太的头发也是白的，稀疏几根，与被子一个颜色，但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泽；棕色的脸部皮肤，像发皱的皮革，里面的头颅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她面带微笑，牙齿仿佛刚刚刷过。由于棺材质量好，加上加利福尼亚的气候干燥，她的尸体保存完好。如

果棺材质量差，气候湿润，尸体肯定不会保存得如此完好。

气味不那么刺鼻了，新鲜的空气已将其冲淡了，拿传真的那家伙看了看表，知道再过不到三个小时，天就要亮了，他们时间有限，他又读了下传真后面的指示，其实他早已将其倒背如流。上星期他从早到晚一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他打开带来的提箱，拿出剪刀、手术刀、剔骨刀和一只小的冷冻箱。他迅速地剪下死者一小束头发，从她胸部取下一块肉，然后截下妇人右手的食指。在他切的时候，由于手指已干，所以没有流血，像一颗特殊的钉子，手指上面的皮肤很有韧性。他把解下来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在事先已经安排好的冷藏箱各个隔层中，然后他再次核对了一下传真上的各项要求，才算完成任务。

他们拧好盖上的螺丝，然后把棺材放回去，埋上土。放回去时当然要比拿出来快得多，但也不是特别迅速。

早上，一个公墓保安人员从此经过，没有发现丢失什么东西。也没有任何迹象让他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5)
第 三 章	(11)
第 四 章	(17)
第 五 章	(23)
第 六 章	(30)
第 七 章	(38)
第 八 章	(50)
第 九 章	(55)
第 十 章	(62)
第 十 一 章	(70)
第 十 二 章	(81)
第 十 三 章	(87)
第 十 四 章	(90)
第 十 五 章	(94)

- 
- 
- 第十六章…… (102)
第十七章…… (107)
第十八章…… (112)
第十九章…… (115)
第二十章…… (121)
第二十一章…… (129)
第二十二章…… (135)
第二十三章…… (143)
第二十四章…… (149)
第二十五章…… (154)
第二十六章…… (159)
第二十七章…… (166)
第二十八章…… (171)
第二十九章…… (179)
第三十章…… (183)
第三十一章…… (192)
第三十二章…… (198)
第三十三章…… (205)
第三十四章…… (210)
第三十五章…… (216)

第三十六章……	(224)
第三十七章……	(231)
第三十八章……	(238)
第三十九章……	(248)
第四十章……	(256)
第四十一章……	(265)
第四十二章……	(273)
第四十三章……	(282)
第四十四章……	(288)
第四十五章……	(290)
第四十六章……	(299)
第四十七章……	(307)
第四十八章……	(319)
第四十九章……	(327)
第五十章……	(332)
第五十一章……	(340)
第五十二章……	(343)
第五十三章……	(351)
第五十四章……	(361)
第五十五章……	(371)

第五十六章	…… (385)
第五十七章	…… (388)
第五十八章	…… (396)
第五十九章	…… (404)
第六十章	…… (408)
第六十一章	…… (415)
第六十二章	…… (419)
第六十三章	…… (425)
第六十四章	…… (438)
第六十五章	…… (449)
第六十六章	…… (453)
第六十七章	…… (461)
第六十八章	…… (471)
第六十九章	…… (475)
第七十章	…… (488)
第七十一章	…… (493)
第七十二章	…… (502)
尾 声	…… (506)

第一 章

“这儿没有车库，”约翰说。

“无所谓。在伦敦有几个家庭有车库呢？”

约翰点点头。她说的有理，也许这真算不上什么问题。

约翰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出售”的牌子，陷入沉思，仔细地研究了手中广告的细节，抬头看看圆柱形支柱的走廊，这似乎有些过于庄重，环顾一下覆盖着长春藤和铁线莲的红墙，然后转过头，盯着塔楼。事实上，真正吸引他的就是这座塔楼。

早在儿时，他就梦想着要成为一名建筑师。要是活在上世纪，他可能会设计出这样的房子来。这座房子独门独院，在维多利亚式红砖地尽头，有座三层塔楼，它也是这条街上惟一与其他人家分开的房子。维多利亚式的红砖平台塔楼别具一格，四不接临，显示出庄重独特的气派。

房地产经纪人戴伦·莫里斯在外面来回踱步，嘴里嚼着口香糖。他的那张嘴，与突出的前额、微驼的背、瘦长的四肢，使他看起来有点像远古人。他好像要到其他地方去，也必须到其他地方去，情急之下，他全身颤动。约翰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背后，嘴里叼着海报，像个猩猩一样，去捅戴伦的腋窝。

苏珊迅速地回头看，掩饰不住脸上的笑容，房地产经纪人转

过头来,但他只看到约翰在全神贯注地看房子。

“花园朝南,”戴伦·莫里斯说道。这是他第三次,或许是第四次重复这句话了。约翰没有注意戴伦,他还在注视着房子,想着屋里的布局。

阳光透过窗子射入房内,这间屋子棒极了,不但通风好、温暖,而且很宽敞。每个屋子的天花板都很高。一进大厅,往往会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餐厅也很大,容纳一二十人绝没问题(虽然他们并未接待过那么多的人)。旁边的那间小屋可俯视花园,苏珊已要求做她的书房了。地窖可用来装酒。

他抬头看看塔楼,楼上的房间与周围的景象相配,作为卧室最有情调了。一、二层还有四间房间也可作为备用卧室,再加上上面还有一间他未上去过的阁楼。

“我很喜欢这儿的花园,”苏珊说,“在伦敦很难遇到这么大的花园。”

约翰也很喜欢这儿的花园,它十分幽静,篱笆的另一侧是一个漂亮的公园,内有网球场、池塘、草地,每到早上,上面的露珠闪闪发亮。值得考虑的一点是,维修这座房子也要花上一大笔钱。房顶、电路、下水道没有一样不需要维修的,天知道哪儿还需要修理。他没有问房价,也没有想维修及装修费用。

塔楼无意之中又映入他的眼帘,他总控制不住自己,要多看几眼。他内心似有一种力量怂恿他要生活在这样的塔楼之中,其实也并非完全是塔楼的缘故。他第一次走进这座房子,就想在此度过余生。这座房子有自己的风格,它既庄重,又有些不拘一格、怪诞、大方。他想,这是一个很容易吸引客户的地方,它好像在说:“约翰·卡特来了。”

但遗憾的是这儿没有车库。

约翰一直想要一个带车库的房子,但忽然觉得有没有车库

都无关紧要。院内有块空地，可以停车。树与树之间甬路也很宽阔，这简直是一片圣土——安逸、宁静、远离伦敦的喧嚣。

他想着在塔楼的卧室里与苏珊做爱的情景，想着在幽静的花园中，在阳光下，在即将到来的夏天与苏珊做爱的情景。现在正值四月月末，到那时他们可能就会入住了。

“我很喜欢它，”约翰说道。

“我爱你，对你的爱胜过了世上的一切，”苏珊紧搂着他说道。然后又用向往的目光看着那座房子，把他搂得更紧了。她正在编织着一个英国之梦，这座房子使她联想到她读过的各个作家所描述的形象：奥斯汀、哈代、狄更斯、特罗洛普、夏克雷、福斯特、格林。他们对伦敦市内或乡间的豪华住宅的描写相继出现在她的脑海之中。

在加利福尼亚时，她的童年主要是埋在书本中度过的，她时常幻想着她便是书中的女主角，或许主办一个华丽而又不乏情趣的大型宴会，或者拜访某些达官贵人，或者是仅仅在雨中匆匆地走在伦敦街头。

“我也爱你，”约翰回答道。

房地产经纪人走到一边，围着他的车来回走，然后又看看表，把手插入兜中。几乎来看房的人都想买，但却因为有一些令人讨厌的二十九页关于这座房子种种弊端的调查，记载了没有一个人真正把它买下来。另外，要价也有些太高，房主又不肯降价，所以卖掉这座房子有些麻烦。

他打量这对夫妇，心中暗自对他们进行猜测。从口音可知，女的是美国人，二十七八岁，披肩的红发很时髦，长驼绒大衣盖过牛仔裤，直到靴子。这让他想起了一位女影星，却一直想不起来是谁主演了《雾中真凶》，想起来了，是西格尼·韦弗。是的，她俩都不仅有着美丽的容颜，而且都在漂亮中夹杂着粗犷。也许

还有些像《X档案》中的斯加利。仔细琢磨，真是越看越像。

约翰·卡特是英国人，看上去年纪要大些，大约三十四五岁。瞧他的穿着打扮像是搞广告的。黑色直发，偏瘦，面目清秀，并带有孩子气，但与之不相衬的是，这家伙的脸上有一道很深的伤疤。再看他的车也是一尘不染，与约翰完美无瑕的形象正相衬。但让戴伦奇怪的是，车牌却显示这车是非私人车辆，大约买了四年了。

苏珊仍然抱着约翰，她看看房子悄声问道，“我们能买得起吗？”

“我们肯定买不起。”

她向后一靠，晨光掠过她的眼睛，把它们映成宝石蓝色。七年前，约翰就爱上了这双眼睛，并且对它的爱至今不渝。苏珊笑了，“那怎么办？”

据说，前房主移居海外，房子一直空着，这肯定要花费一笔钱——也许会来个出血大甩卖呢。

约翰也一笑，他在安慰着对方，也在安慰着自己。买这座房子有些太欠考虑了，他的后半生也会因此而变得很不安定。

第二章

那个人见人怕的家伙坐在他那宽敞的办公室里，他举手投足中带有贵族气派，做事游刃有余。

他那高贵的面孔由于岁月流逝也有些削瘦，但他的脸上仍然放射着独有的出身不凡的光彩。灰色的明眸、目光犀利，富有洞察力，这样的眼睛不需要戴任何眼镜或隐形眼镜，因为它毫无缺陷可言。灰白相间的头发向后梳去，带着奔放的气息。

他穿的西装是知名品牌，领带也很别致，绿绸的质地上绣有展翅欲飞的骏马。脚下穿着的黑色皮鞋虽然隐藏在桌子下面，但其光泽仍可照人。翻动着文件的十指，也是经过精心修剪的。他的举手投足都表现得很自信。他大概只有五十几岁。

他的名字叫埃米尔·塞若基尼。

这个名字还有一段传说。他的传奇经历要追溯到二战结束后。早在那时，他便在法国、美国的上层社会中声名显赫，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据说一位著名画家为他画了一套个人写真集，但塞若基尼先生却禁止将其向世人展示。即使在英国，他也有呼风唤雨的本领。

关于这人的其他故事更是让人听了觉得浑身不自在。很多人听了会胆颤心惊。一些事的知情者是不敢把真相说出去的，

因为他们知道，塞若基尼的耳目到处都有，对他不忠只有死路一条。

关于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多传闻，传闻最多的，还要属他的年龄，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话题，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在这儿工作的人没有不知道塞若基尼为人的。他们既惧怕他，又喜欢与其共事，这像磁铁一样，有着它的正负极。塞若基尼已成为了邪恶、神秘和智慧的化身。没有人能逃得出他的魔掌。

对塞若基尼的事了解最多的莫过于来给他送信的这个人，其他的知情者都已不在人世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比其他人更加害怕塞若基尼先生了。

库兹推开门，走进了秘书的接待室。秘书小姐掌管着接近塞若基尼先生的所有房门钥匙，没有几个人能够进入她办公室的套间，但是她对库兹却是瞧都不瞧一眼。

透过秘书身旁开着的门可以看到塞若基尼先生，他像庙中供奉的神灵一样一动不动。房间很黑，桌上台灯的一缕光线径直照在记事本旁的一摞摆得整整齐齐的文件上。窗子很大，但上面的百叶窗却给拉上了，这使上午的阳光无法射入。

库兹有六尺六寸高，宽肩厚背，卷发，方脸。他出于习惯，只换着穿两件很普通的衣服，今天他穿了其中藏青色的那套西装，领带系得很整齐，鞋也擦得亮可映人。这套衣服是由塞若基尼先生的裁缝做的，他很看重这套西装，不只是因为昂贵的布料和精湛的手工。在陌生人看来，他像是一个酒吧的保镖，或是退役军人穿着一套借来的衣服。

没进门之前，他清清嗓子，整整领带，向下看看鞋，系上衣扣。他知道，在穿着方面，他无法与塞若基尼先生相比；在其他